



城市绿化的守护者 凡人歌

◎沈东海

今年,我的外甥开始读一年级,不再需要人照顾了,所以我母亲就从城里姐姐家回到了农村老家。回到农村后不久,几个与她关系好的邻居就给她介绍了一个工作——给宁波这座城市的绿化拔草。因为这是个苦行当,赚的钱又少,所以很少有人愿意做。而母亲没读过书,大字不识一个,以前又吃惯了农事上的苦,倒也愿意干这个。

就这么,最近一年来,母亲满宁波地跑,到各个需要的地方去拔草。和母亲一起干活的,还有几个男人,负责种树,把那些枯死的,或者被风吹倒的树补种上。假如活少的话,母亲她们也偶尔帮着干。她们跟的这个花木老板,似乎承包了全宁波的绿化,因为偶尔听我母亲说,她们还经常去余姚、奉化工作。因为路远,上班的时间很早,每天早上5点多就起床了。每每扒口吃的,带上东西,就跟着同村的女人出门了。出门大多是有面包车接送的,偶尔开车的有事来不了,她们就要自己去坐公交车。因为路远,要送的人又多,所以回来常常很晚,通常是下午5点多,偶尔也有6点的。干一天的工资是110元,假如做得好就加10元。母亲年纪虽是大了点,但以前干农活是把好手,所以她常常拿得比一般人多。

我还记得以前有人同意我加入区作协。这是我一直想完成的事,但后来我却并没有去做,因为要交100元会费。我的做法让文友们百思不得其解,因为许多人想入,还不一定有资格,而我却为了区区100元……是的,这年头100元钱在别人看来,确实不算什么。但我总觉得:把钱花在这上面,还不如让母亲多休息一天。

母亲的活很辛苦。时间上先不去说,只要有活,不论刮风下雨,甚至下雪子,都要出去。因为天天风雨无阻,所以她们每次出门,必带上一顶斗笠和一件分体式雨衣雨裤,随时应对着下雨。就是这两件在别人看来很普通的东西,她们却当作抵挡严寒、酷暑与风雨的宝贝武器。上次冷空气突然降临,天又连着下了几天雨,她们几个在户外干活,说站了一天,鞋子进了水,脚都冻麻了。中午,她们吃的是自带的饭菜,虽然用保温瓶装着的,但等到中午吃时,大多都已经冷掉了。一次我妈更是在拔草的时候摔了一跤,腿上受了伤——不知道是谁把下水道的盖子移掉了,没有装回去。

今年夏天,一次是路过村口,一次是在郎家坪水库坝下,我就看见她们在那里弯腰拔草,挥汗如雨。坐在我身后的外甥喊起来,母亲才发现我们骑车路过。她黑瘦的布满汗水的脸上,露出一丝久违的微笑,笑得像个孩子。她是非常喜欢外甥的,当时却没时间跑过来陪他聊天。之后,我很少在路上见过她,听她说最近一直在外面的小区里忙活着。

在中国,还有很多人做着这样的不起眼的的工作,为这份工作而忙碌着。然而,就是这些不起眼的人,却让我们过上了舒适的生活。这座城市的美,实实在在离不开背后默默的付出者。她们就像这座城市里不起眼的微生物,没有好的工作环境,没有好的收入,以及福利与保障,却将一切不好的东西转换成美好的。由此,让那些住在城市里的人,能愉快地享受城市的环境。假如说一座城市里的清洁工,是这座城市的清道夫;那么这些绿化的维护者,就是这座城市的美容师。这种美,是由她们的汗水一点一滴浇灌出来的,只是大多数的时候,人们看不到。

不在意 有所悟

◎王晓红

时光疾如飞矢,转眼已是不惑。二十年前曾经在在意甚至是期许很多事情,如今知道,淡然处之是一种智慧。

比如曾经憧憬遇上刻骨铭心的爱情,以为那才是激荡的青春,后来知道,怦然心动、默然相爱才是最舒服的相爱方式。或许有人说这是亲情,但我觉得,男女之间,爱情也好,友情也罢,甚或亲情,只要愿意执子之手,愿意与子偕老,不必定义自己的感情。

比如曾经感动于迎面绽放的笑容,以为那代表着善良和喜悦,后来知道,笑容背后也可能隐藏着诱惑、阴谋、狡诈甚至是欺骗,有些人试图替换你的思想,有些人企图清空你的钱包,有些人希望得到你的关注,或者什么都不是,不过是礼节性的招呼、职业式的问候。

比如曾经简单地把人分为好人和坏人,近好人远小人。后来知道,好人和坏人的标准不是唯一的,你绝对看不出,面前这位西装革履的商人、文质彬彬的教授、救死扶伤的医生、含珠吐玉的导师,在某一种情景下会不会呈现出陌生的令人厌恶的嘴脸。

也有一些事情是二十年前不在意甚至拒绝的,后来知道,学着接受是一种成熟。

比如曾经对溜须拍马、左右逢源的人不屑一顾,后来知道,他们的无微不至、舌吐莲花,他们的八面玲珑,让沉闷的生活

充满快乐,让重压之下的人展眉欢笑,让高位之上的人陶醉于虚无,只要与人无害,这何尝不是生活的技能。

比如曾经拒绝承认与人相处时讲究“门当户对”,后来知道,没有对等的家世、权位、社会资源,没有对等的学历背景、知识储备,人与人很难走近,更别提建立持久的亲密关系。于是与人相处时学着释然和放弃。

当然,也有一些事情是二十年前就在追求的,不惑之年仍然要坚持,也许是老生常谈,但是朴素而真实。比如踏实地工作,单纯地爱人,寂静地生活。

忽然想起苏轼的《定风波》:回首向来萧瑟处,归去,也无风雨也无晴。

甬城旧忆

江夏公园诞生记

◎柴隆

旧时的江夏街,曾是宁波老城内的一大重要地标。双街、半边、钱行、糖行四街各显特色,成就了甬城的金融中心、南北货品集散地和鱼货行,曾为宁波最繁华、最富庶的黄金地段。可惜在1949年9月,整条街遭到国民党飞机狂轰滥炸,顿成废墟。新中国成立后,人民政府在这片土地上搭起了临时建筑,作为经商和居住之用,但元气大伤后不能恢复,往日的繁华终成追忆。到了上世纪80年代,不少建筑已经破败不堪,沿江一带也影响了市容市貌。

改革开放的春风在三江口涌动后,根据宁波市总体规划设计,为改善市容,1987年5月,市政府做出了在沿江一带兴建一座公园的决定。当时江夏街已破烂不堪,东门口交通也十分拥挤,建一座花团锦簇、草坪舒展的街心公园,不但改善江夏街容貌,还可将三江口风景饱览无遗,因此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响应。这个决定也是1988年政府十大实事之一,为甬城市民瞩目。

江夏公园工程分成两期,一期建设从江夏桥到灵桥之间,总长不过500米,平均宽度不过40米,1987年12月14日开工。无独有偶,江夏公园正如火如荼地建造时,对面的华联商厦也有条不紊地在施工,江夏街上一派欣欣向荣之景象。在施工的华联商厦场中,发掘出了古国际海运和古造船遗址,证明江夏一带曾是三江口海上贸易的集散地,由此,选用古船和驶向大海的风帆作为公园的门标,深深蕴含港城的历史文化,展示宁波自古以来是国际港口城市的地位。

据说当时的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在视察宁波时,了解到三江口一带要建江夏公园,返京后专门书写“江夏公园”四个大字,让人带回宁波,刻在风帆形门标上。其中“三江口简介”首次刻上中英文对照记,透露出港城改革开放的信号,门标的英文校对工作,曾得到当时在宁波大学工作的美国友人的帮助。

“港城特色,现代风格,涵盖宁波历史文化”是江夏公园的设计主题,公园处在三江交汇之地,着力突出三江口的历史文化背景,譬如园内有三瀑式喷泉,终日涌动,汇东流之姚江、南来的奉江和出海的甬江,寓意着此处为宁波发祥地。不远处,还有一组海鸥和少女雕塑,一群舒展翅膀的海鸥从江上飞来,在少女旁边驻留,充满现代风格,传递出港城文明的新风向,当年有不少宁波人,常常选择此地作为摄影的最佳背景。

还记得A字楼茶室小卖部吗?一到夏天,挤满了前来轧朋友的青年男女,“阿波罗”、“紫雪糕”棒冰、“百柠”橘子汽水最受欢迎。A字楼茶室前面采用彩色小方砖铺装广场,显示出现代化气魄,与周围的华联商厦融为一体。当年这里还不是广场舞大妈的地盘,A字楼靠江边的石凳上,坐满唧唧我的一对对情侣,有路过的俏皮者,还不时吹响一两声口哨。

老宁波都还记得,江夏公园曾有大量雕塑、山石和乔木灌木,还有大面积草坪的精细配置,加之江边无屏障的天然优势,路过之人感觉视野开阔,顿生小中见大之感,不失为一幅环境优美的立体风景画,一改当年的破败之景况,大大改善了江夏街的小环境,百姓称赞政府为人民做了一件实事。

江夏公园的二期建设,是从江夏桥到新江桥之间,修建了“望江楼”等景观。种植大批香樟树和山茶花,运用大面积的“四季青”草坪,据说这是宁波最早引种的冷季型草皮,东海舰队专门派运输车到江苏常熟将草皮运回。在寒风凛冽的冬日,市民看到大片绿色草坪后,会感到一许春意。十年之后,又在此树立“道元禅师人宋纪念碑”,成为又一中日文化交流的见证地。

江夏公园诞生后,两边华联商厦等高楼,犹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,江夏街西侧汇集金融、百货、邮电、副食等行业,再现商业繁华。东侧则芳草如茵、雕塑逼真、亭阁隐现、四时常青,是市民的休憩胜地。改革开放带给江夏街重大变化,江夏公园的诞生是甬城百姓在物质生活和精神面貌上的升华,是独具三江口文化风景画卷的有机构成,为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再添光彩。

如今甬城百姓赏玩休憩的市区公园也多了,江夏公园也又换了另一番模样,但每年樱花开放时,不少人还会到江夏公园里面走走、逛逛、拍片留念。